

第二十三回 美奇逢骨肉團圓 立異績俘囚奏捷

卻說邵才訪問邵公所在，知他已往嘉興去了，遂晝夜趕至嘉興。暗想：「訪不得父親消息，不好去見母親。我今先去拜樂年伯，或者他知公婆父母下落亦未可知。」遂寫下一個年姪帖子去拜。樂為善連忙出迎，相見過了。邵才問道：「老年伯可知家祖行蹤否？」樂為善道：「令祖是誰？」邵才道：「家祖姓邵，名卞嘉。」樂為善道：「異哉！怎麼邵卞嘉就是你令祖？」邵才道：「小姪蒙義父高公撫養，愚兄弟得附令郎驥尾。而生身之父是邵解元，名十州。」樂公道：「年姪姓來，又說高氏撫養，又說十州是父親，崑玉又是何人？乞詳示明白。」邵才道：「小姪自襁褓時蒙青治邑侯高公撫養，取名邵才，舍弟取名邵學，即同榜高邵學便是。小姪因同給諫來年叔入都稍遲，不及鄉試，卻認作來公隨任之子觀場，故改姓來，不意聯捷。在都時曾將生身父母告訴樂年兄。年兄說家君信杳，家祖尚同年伯避難江右，故先來叩候年伯。」樂公聽了，大笑稱奇。問道：「年姪曉得貴袍祁文新是誰人？」邵才道：「祁年兄是江西籍。小姪雖叨同榜，未曾相知。今姪奉旨而來，與他同寅，未知祁年兄此時按臨何地？」

樂公道：「此就是老年姪尊大人了。」邵才道：「怎麼祁年兄就是家大人了？敢問委曲？」樂公把十州焦山改姓分別，匿身黃公府中，遇玉娘翠樓私訂婚姻，後又娶霍小姐，生子霍繼祖亦是同榜。十州因要尋親陷於江西尼庵九載，幸遇祁道尊相救出來，得中解元聯捷，前四月到此，重逢令祖，夫妻會合，俱往杭州赴任，昨日報至按臨錢塘、仁和兩縣，督理戰船禦寇，說了一遍。邵才聽了，如夢初覺，喜得手舞足蹈，比中探花時更勝十倍。就辭樂公，連夜往杭州不提。

卻說霍繼祖因選了江西提學，同高邵學、馮翊兩個年兄同路赴任，三人意氣相投。一日行走到了一個寓所，霍繼祖把一本《雪梅二集》展玩，思念父親悵然不樂。這高邵學因高公說明了父母緣故，一向無處找覓，把這半本《雪梅三集》常常展玩，見霍繼祖這般光景，與己相似，因問霍年兄有甚心事常常不樂？繼祖道：「小弟因家君一別十年，杳無音耗，所以不樂。」邵學道：「這般說來，年兄與小弟同病相憐了。」繼祖愕然道：「高年伯現在長安，年兄何出此言？」邵學道：「這是小弟恩養之父。小弟尚有親父，自襁褓失依至今十六載，無從訪問。每對家君手澤，不勝眷懷。」說罷，從拜盒內取出半本文集與繼祖看。繼祖展開一看，淒然淚下。邵學忙問道：「年兄為何傷感？」繼祖道：「此手跡亦是家君筆，今弟睹物思人，愈深傷感。」也亦取出《雪梅三集》與邵學看，邵學取來一對，筆跡真正無二。馮翊道：「高年兄，你先說令尊翁的情節來看！」邵才道：「委曲小弟尚未十分曉得，大約君姓邵，諱十州，號有二，長安未冠解元，潛蹤嘉興同家母黃氏之親霍氏避難遠去。此時高恩父在嘉興為宰，契邵學兄弟歸了維揚，撫養教訓，致有今日。但父親同霍氏去後，迄今一十六載，蹤亦杳然！」繼祖聽了大駭道：「據年兄說，小弟與年兄親手足了！」邵學急問其故。繼祖將父親去尋親不還說了一遍。邵學聽了不勝之喜，馮翊連連稱異。

不日，行到揚州。高邵學到家住了兩日，遂起身趕到嘉興府。霍繼祖留馮翊、邵學暫住舟中。請馮爺、高爺速速來到，就吩咐備酒款待。見母親霍夫人，把父親回來，從前委曲事情詳說與繼祖聽。繼祖聽了大喜，欲往，遂差人去舟請馮爺、高爺速速到來。不一時，馮高兩乘橋到了。繼祖出來門外，候他下橋，便挽了邵學的手大喜叫道：「哥哥，父親、公公都有下落了！」邵學忙問道：「今在何處？」繼祖道：「說來也怪，那祁按君就是父親。」把霍夫人方才說的話述與邵學聽了，攜到中堂請霍夫人出來相見。霍夫人把邵學一看：「甥女這兒子與我女兒的兒子，恰是一人一個貴子！」忽門上人傳三張紅帖進來，說樂道尊來拜，吩咐要回會的。原來樂為善早堂時，驛中報三位官員到，一個是提學，一個是理刑，一個是知縣。樂公看了報條，都是年姪，兩個有二令郎，所以立刻就來拜。繼祖見了名帖，知是年伯，吩咐添了一桌酒，三人出外迎接進來。樂為善因問兒子樂志彬起居，繼祖取出寄來家信送上。樂公拆開一看，謝了郵寄之勞，就把邵才前日尋父始末細說一遍。家人來稟酒席完備，繼祖就邀入席。樂公也不推辭。入席各個次序坐了，你斟我酌，邵才把尋父的蹤跡一一敘出來聽了。這高邵學方才曉得父母是這樣會合，自家兄弟是這般來歷。霍繼祖也明白了這些事情。馮翊在旁聽了稱奇。四人直飲至三鼓，方才別去。次日二人同來拜謝樂公，繼祖、邵學同到黃公府中拜見黃公夫人，回來拜辭霍夫人，下船往杭州不提。

再說邵十州自合卺之後，領了二位夫人按臨杭州。忽報倭寇從福建沿海而來，十州聞報即委官吏收拾器械船隻，預備迎敵。又見京報朝廷差來探花協理軍情大事。不隔三五六日，探事來報，說翰林來爺已到省了，各官俱迎接去了。不一時，外面堂鼓連響，不知為著什麼，十州慌忙出堂來問。只見巡察官進稟，說是新翰林來爺到門，說有要緊事來見，現立儀門外。十州見無名帖，心中不解道：「方得上任，有什麼緊急公務？」即傳諭請進，十州下階相迎。邵才趨到面前跪下道：「孩兒不孝，有失定省。」十州大駭，扶他起來道：「年兄莫非錯認？」邵才道：「孩兒就是高邵才。」十州會意，說道：「且進去細說。」邵才隨十州到堂上問道：「為何改來姓？」邵才道：「孩兒因要京都鄉試，不料到京遲了，不及選舉。因認作來年伯的子姪，隨任觀場中了，以此姓來。客入內拜見母親再行細稟。」十州大喜，同入後堂，先請卞嘉夫婦出來拜見過了。卞嘉見這孫子與十州初無二樣，竟歡喜異常。又請玉娘、翠樓、春暉三個一齊拜見罷。玉娘、翠樓兩個心中暗忖，不知邵才是誰養的。當下公孫父子上下列坐，十州道：「我兒，你把一向蹤跡述與我聽。」邵才將自己人贅武家成親，到京聯捷榮歸一段情由備細述了。個個歡喜無限。玉娘問：「媳婦何在？」邵才道：「現在船裡。」十州便叫衙役速去請進衙來。

此時五月中，天氣炎熱。邵才討湯淨浴，在右首一間房裡解衣浴體。十州喚書童瓊林過去服侍，隨吩咐：「你看大爺腰邊有黑痣沒有？」稍停一會，瓊林回復出來道：「大爺腰下左右兩旁俱有黑痣。」十州笑道：「我曉得。」這瓊林做事當心，報與三位奶奶。玉娘心下明白，是自己生的。及邵才整衣出來，外面傳報，接到舟中家小進來了。邵才接進武氏，再請祖父祖母雙雙拜見。次又拜見十州夫婦。玉娘三人見了一對少年夫妻，心內好不快話。當下排了筵席，吃到三鼓才罷。

到第三日，外面傳說有兩位小老爺到此。十州不解，命開門請進，自同邵才到後堂來看。原是高邵學、霍繼祖在嘉興星夜趕到，留馮翊在舟中，他兩個就同到按院衙裡來。一開門時，二人進步入來。邵才遠遠望見，便對十州道：「是邵學同霍家兄弟來了。」十州音溢眉端，叫邵才迎他兩個，自己跑入裡面報與春暉知道。三人聽見喜出神了，一步做二步奔到私衙門首，見邵才同邵學、繼祖一同走進私衙，十州與三位夫人迎著。當下，邵學與繼祖兩個拜見一父三母，拜罷起來。邵學又另拜玉娘翠樓四拜，繼祖另拜春暉四拜。十州喚邵才過來，指玉娘道：「此是你生身之母。」又喚邵學指著翠樓道：「這是你生身之母。你兩人雖是異姓，實是同胞兄弟。」

六天。時我同你霍氏母親避難廣東，虧兩個母親迭相乳哺。後來家難相乘，煩高年伯挈歸撫養致有今日。你須念母親守志之苦，並望你成人之意。」二人悚然聽命，就請祖父母來拜見。卞嘉夫婦又見兩孫與邵才面顏酷肖，不勝喜異。又請武氏出來，二人拜見嫂嫂。從此邵才是長，邵學是二，繼祖是三，雁行序定。合家大小都拜過三位小主人。

是日，一府官員都來拜賀送禮。漸漸傳到通省十二府，六十六個州縣，所近官員個個聞邵按君父子同登金榜，誠世代少有之事，都來送禮致意。十州父子被這鄉紳同僚喜慶筵席，整整吃了十餘日。遂打發邵學、繼祖赴任江西，留父親和家小於衙。自同李虛齋、邵才三個總領兵官，王世祿統二千精銳，出巡寧波府。到下馬時，巡海的船一連四五報進來，說大洋中一派篷如蟻簇而來，定是倭寇之船。十州傳請教李虛齋。虛齋道：「兵到，一月前已知之矣。賢喬梓數應立此不世之功，獲財五百餘萬。主我行時要傷大將一員，折兵三百四十人。當須出城紮營迎敵。」十州聽了半晌不語。李虛齋道：「吾兄何事沉疑乎？」十州道：「適尊諭報將折兵之說，姪思吾貪建功，此三百四十一人同事，而獨遭其慘，我心何忍！」虛齋道：「天道好生，人誰願死。但數不可逃脫，雖欲救之亦無益。」十州跪下哀求道：「小姪若輩屈膝，求仙翁曲為畫策，去脫此難，姪願捐萬金，廣布福德。」李虛齋扶起道：「兄乃朝廷重臣，叫貧道如何消受，但這事是天數定然，似難挽回。今吾兄可速出城，準備明日酉時迎敵，貧道迎期救這些人便了。」十州大喜，點齊兵馬，出馬駐紮。此時寧波馬步軍有二千名，鎮守南海總兵華昌有三千名水師，定海等處防守，共三千名健卒。現候按君所調眾軍隨按君去海八十里安營。

當夜，李虛齋排下五寨梅花營。十州和李虛齋駐中營總督前三營，邵才駐後營，管理糧草，督後二營。吩咐明日一鼓造飯，二鼓披甲執兵，三鼓聽點。到明日辰時探子來報說，探得賊兵大小戰船二十餘只，將進荻花港來。軍師傳令，所有海邊人馬盡行迴避，讓寇入港，不必迎敵。這些守港將士，巴不得要躲此難，一聞此言，盡數回營。此時三鼓已畢，李虛齋將一摺小紙遞與十州道：「此吾所云將卒姓名也。」又附耳說，「如此如此。」十州大喜，即忙傳令放炮開營，親點將士。十州白盔白袍銀鎧，邵才銀盔緇袍烏鎧。十州照虛齋摺紙上逐名點去，頭一名主將江浩，其餘軍士或二十三十，或數人，共三百四十人。眾將見主帥如此點法，不解其意。只見主將點完名，吩咐江浩道：「你可領一隊人馬到港口迎敵，不得有誤。」江浩知倭寇厲害，廣東福建整萬人馬，被他殺得寸草不留。今日卻叫他當頭陣，只點三百餘人，駭得魂不附體。不敢回說不去，只得領令出來，都面面相覷，你推我推，不肯移動。忽然主帥喚入去，將旗鼓在案一拍道：「你這玩命的奴才，既承將令，尚敢徘徊顧盼！當按軍法。」叫左右綁江浩出轅門梟首。邵才從旁邊告曰：「今日乃出兵吉日，若斬了將，恐軍心不安。求大人寬恕。」十州姑念小將之言，江浩捆打四十送監，俟寇平治罪。餘兵三百四十人，邵才請令各杖三十監候，另日發落。遣參將孟通領兵三千為左哨，游擊陸彪領兵三千為右哨，總兵官孔王圭都督同知尚緒各領兵一千，為左右救應，邵才領兵二千押後，自領兵二千為前隊。分撥已畢，遂從乾方開門進兵，離營五里布成八門金鎖，按休生傷杜景死驚開八面埋伏。傳令將士不許擅離左右，若帥字黃旗豎起，方許追殺，不見旗豎起，只許搖旗擂鼓，以壯兵威，有擅動者斬。

傳令已畢，只見前面塵土大起，數隊倭賊蜂擁而來，看著吶喊逼近。眾賊見兵不來戰，又不迴避，一齊殺入陣來。忽然狂風大作，走石飛沙。這些賊寇不辨你我，但聞戰鼓之聲，如千軍萬馬殺來。眾賊在黑暗中，把刀亂砍，自酉時殺至子時，數千倭寇自相屠戮，只存八九百人。忽然風止雲散，出現一輪明月。我兵不折一人，倭寇屍橫遍野。本營兵將見黃旗高標，遂奮勇廝殺。倭寇不敢來戰，忙望海邊奔走。我兵在後追殺，又殺死了大半，其餘奔往兩隻船開去。眾將追至海邊，得船二十二隻。十州令：「查。」船底俱是珊瑚瑪瑙珍珠琥珀之類，又得元寶三十餘錠，碎銀五十二桶，令軍士扛回營寨。明天回府，查將卒不折一人。大賞三軍，歡聲震地，就把游擊江浩復還原職，其餘三百四十人盡行釋放，仍賞一月銀米。遂遣人入京報捷，自回杭州。要知後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